

大林文庫 5

葉珊散文集

葉 珊 著



大林文庫 5
葉 珊 著

葉
珊
散
文
集



大林出版社印行

葉珊散文集

葉珊著・大林文庫 5

出版／印刷／發行：大林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143 巷 48 號

郵政劃撥：19235 電話：3410275

特價：每冊新臺幣45元

行政院登記證
有版權 局版臺業字第 0030 號

再版：中華民國67年8月20日

序

聶華苓

久久的沉默。

提起筆來，就想到一個小小的意大利音樂盒，一位朋友老遠帶來的聖誕禮物，放在起坐間的小茶几上。一個穿紅背心的人，猴子臉，咧着嘴，不是笑，也不是嘲諷，點頭磕腦地搖着手風琴，那手風琴就像臺灣賣烤紅薯的車子，翻來覆去，同樣的調子，你聽也好，不聽也好，他一直在那兒搖着。窗外，不知是陽光，還是雪光，份外明亮。從窗口仔細一看，才知道是在下雪，也有太陽。

葉珊說他喜歡聽那調子。

我也喜歡。我聽出的是生命的荒謬和冷漠——街頭搖手風琴人的冷漠。我在葉珊「金山灣的夏天」讀到一段文字：「……谷裏有一棵小紅木，屬於內陸種，專家把它自尤西米提公園移植到海岸來，它即刻拒絕生長，悲憤地立在斜坡上，任自己枯黃、凋萎，旁邊豎了一座碑，紀述它年輕的悲劇。」我讀到這段文字，心裏一怔：只有詩人的敏感，才能體會到這種移植的悲憤。但那個穿紅背心人的手風琴裏却不是這樣一股悲憤。山谷裏的小紅木枯黃了，凋萎了；他不知道打哪兒來，也不知道到哪兒去，他一直在街頭搖手風琴，永遠搖下去，「征服生命的悲哀」。

葉珊沒有告訴過我他從那手風琴裏聽出了什麼。他不是山谷裏的小紅木；也不是街頭搖手風琴的人。他是要從「手上，腳上，心上，淌下血來的」人；是骨子裏奔流着「野蠻的收束不住的血」的人。

第一次看到葉珊，是三年前在大度山。光中、葉珊和我，我們一同走了一段路，談了幾句話。大度山的風沙好大。前年秋天，葉珊在我前一個月來愛荷華，他和先勇、文興常到我住的地方聊天，做中國菜吃。我們吃先勇、文興的蔥油鷄，我

的魚香肉絲和蔥油餅，喝葉珊煮的稀飯。有一天，他穿着短棉襖，捲起一截袖子，提起稀飯鍋往另一個鍋子裏倒，稀哩嘩啦，活像軍隊裏的伙伕，他坐在地上，捧着碗喝稀飯，也像個大兵。我們笑他，指指點點說他叫人倒盡胃口，但心裏實在喜歡他那一股「土」！我忽然懂得爲什麼蕭邦離開故國的時候，要帶走一把土。

後來，在夏天，我和葉珊、少聰常常一同去美國小說家菩吉利的農莊。正如他在「有一個小農莊」裏所寫的，我們在那兒游泳，種花，放風箏，生野火，等楓葉紅的月亮出來，等貓頭鷹啼哭，看「哀鴿」飛過腥紅的落日，看黃昏後發亮的羊眼睛，在池塘邊披著氈子喝威士忌和杜松子酒，或是踩着落葉，繞過小花，在森林邊上看「多一分地，少一分地也沒人在意」的愛荷華平原。在那些時刻，我們總是很感動。人和人之間，不是鄉土的親，也不是種族的親，而是一同屬於土地的那種親。

我的兩個孩子從臺灣到愛荷華以後，葉珊、少聰幾乎天天到我們家來。有時候他們是來找我；有時候是找兩個孩子。葉珊不是會逗孩子的人。他只是老老實實坐

在那兒，聽她們「王叔叔」「陳阿姨」亂叫亂嚷一陣，或者是和她們趴在地上下一盤跳棋；或者是帶她們出去開車兜一陣風，再把她們送回來，連再見也不說一聲就走了。但孩子們實在喜歡他。我們常常在一起吃辣椒，喝香片，聽昭君怨：「鎮日思量，長夜思量，魂夢憶君王……。」葉珊就叫一聲：「好哇！」然後，他會自己在廚房開冰箱拿啤酒，坐在沙發角上，悶聲不響地喝着。

我最喜歡葉珊喝得半醉的時候，只有在那個時候，你才可以看到骨子裏奔流着「野蠻的收束不住的血的」詩人。葉珊對人、對事、寫詩、讀書，都有他自己的原則，假若你一句話違背了他的原則，他會跳起腳來大罵你渾蛋；他也會躺在地上沉沉地告訴你他是如何地愛，如何地痛苦；他也會講到小時候如何關着門寫詩，如何開始「那份筆直上升的精神」；他也会讚美你是「完美的女人」；也會指着自己的鼻子說：「葉珊，廿五歲，處男。」

葉珊和少聰離開愛荷華去加州的波克麗，我和孩子們送了他們一樣禮物。藍藍頭天晚上把禮物用花紙細心細意包好了，要他們開車出了城再打開。葉珊來信

竊，他們一出城，就打開了紙包。原來是那個街頭搖手風琴的人！他們的車開向莽莽的沙漠，穿紅背心的人在車子裏毫無表情地搖着手風琴，叮叮噹噹，叮叮噹噹……，他們突然把音樂盒關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於愛荷華

目錄

序.....	一
第一輯 陽光海岸	
陽光海岸.....	三
雁字回時.....	九
But Love Me For Love's Sake.....	一五
德惠街日記.....	二一
昨日以前的星光.....	二七

自剖……………三三

調寄小連瑣……………四一

我的航行……………四三

水井和馬燈……………四七

在酒樓上……………五三

料羅灣的漁舟……………五九

又是風起的時候了……………六五

第二輯 給濟慈的信

綠湖的風暴……………七五

自然的悸動……………八五

山中書……………八九

刼……………九五

最後的狩獵……………九九

欒花落·····	一〇七
夏天的琴聲·····	一一一
寒雨·····	一一七
回虛無沉默·····	一二三
Cavemen·····	一三一
紅葉·····	一三七
教堂外的風景·····	一四五
爐邊·····	一五三
作別·····	一六一
第三輯 陌生的平原	
秋雨落在陌生的平原上·····	一六七
給東碇島的伙伴們·····	一七三
枯萎了滿牆籐蔓·····	一七九

車過密西西比河·····	一八三
田園風的樂章（寄給伯武）·····	一八九
芝加哥鱗爪·····	一九七
這一城蒲公英·····	二〇五
赫德遜河的浮光·····	二〇九
有一個小農莊·····	二一三
從普靈斯頓校園出發·····	二一九
金山灣的夏天·····	二二五
山窗下·····	二二九
宿雨·····	二三五
在黑峽谷露宿·····	二三九
八月的濃霜·····	二四三
范布倫的古屋·····	二四九

那個潮濕而遙遠的夜·····	二五五
兩片瓊瓦·····	二六一
後記·····	二六七

第一輯

陽光海岸

陽光海岸

我悄悄地離開那海岸。那是一片美麗、光輝的海岸。我走的時候已是深夜，但我走得很慢。我記得一路上我都想着：「我要重來的。」我惦記着你；不只是你，我惦記着你坐在領事館短垣時背後慢慢湧起的夕照，我真希望那時就有一顆星。你髮絲飄搖間是一片草原，但那不是牧羊的。「南方沒有牧場！」我心裡想，「但爲什麼一定要有牧場？」我真喜歡那兒，看到那一幢幢西歐式的紅房子，我忽然想：「荷蘭人也是值得感謝的。」然後我上了車站，我回頭沒看到你，你大概在暗處，我真後悔沒有好好找你。

那真是一片美麗的海岸，我們第二次去時，渡船已經收班了，船在小碼頭裡左右擺着。那時正在漲潮，你說，「潮退時，我們可以一直走到當中那個沙灘。」那時正在漲潮，我們坐在纜索上，有一條小划舟點着燈在河口盪着，假如我們向它招手，你說，它就會爲我們引渡。但我不想渡，我喜歡此岸。爲什麼要渡呢？那山脚下，一片朦朧，我寧喜歡此岸。

南方的海岸不是光輝的，南方的海岸多雨，我曾去落雨的海岸坐過，有時候一路上抬頭還看得見昏朦的月亮。落雨的時候，碼頭上的人都穿着雨衣，水手都到冰店裡喝啤酒。那時也許有船要出港，但岸上太潮了，不會有人來送行的。更可能的是水手們根本沒有親人，沒有人來送行。他們大概都躲在艙下，那次我在雨中想，他們大概都躲在艙下，吸外國烟，玩橋牌，那是一種很淒涼的事。我這樣想着。雨很大，月亮不見了。潮已經漲够了，海水淹去了港邊的石階，就在我脚下，我想：爲什麼沒有人來送行呢？他們水手都沒有親人嗎？他們是流浪人嗎？或者因爲他們飄泊慣了，別離慣了，親人已經不關心他們了。我真怕港邊的雨，我站在港務大樓